



湘湖秀色 (攝影) 楊芳菲

# 新一代赴美留學生

楊繼良

## 域外漫筆



來美國的本科生大量增加，給美國大學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年輕人的英語當然比前幾屆留學生的差得多。隨之而來的中國(甚至同一省籍)學生之間的結群現象，比過去更嚴重了。很難與美國學生打成一片，語言隔閡難以打破。孩子年輕，獨立能力太差，陪同杜克(Duke)大學中國新生來美國的，居然有八十位父母(其中有兩對對父母)！看來，這些中國來的本科新生，在基礎學科方面的準備一般都不夠，但社會經驗和語言都有大大差距，令人擔心。我認識一位土生土長的白人女青年，她去年在華盛頓大學上本科，一年後回到本地大學。說是無法忍受，同宿舍的女生把男女帶回來過夜，還嘲笑她不跟她們一起服用大麻。白人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人呢。語言不通，怎麼讀書？美國一些負責任的大學，正在採取各種措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我看是難。

我認識一位在K州大學讀工程博士，兩年來考得學分助來的。說在他那個學院讀碩士以上的，大約每六人中只有一個美國人，其餘都來自亞洲國家(中國佔多數)。可見出來求學的仍佔相當數字。回顧歷史，官派的留美幼童之後，二十世紀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有錢人開始送子弟自費留學。我知道有一批十二人結伴來美，僅一人得碩士回國，其餘都只是「遊學」而已。如今又開始了有錢人送子弟出國的新潮流。促使美國大學方吸收中國學生，和中國有錢人把孩子送來美國讀本科的原因，都是明確的。自費來美國上學，從來都未必能學到人家的科學技術。付出了代價，最終即使只學懂了英語，也還開闊了眼界，無論留下還是回去，我看都不虛此行。(寄自美國)

這個新話題，被美國的華人和學界所關注。華人辦的《僑報》今年四月一日，中國留學生申請赴美創新高，九十後消費群體成商家發展機遇。為題發表文章，勢頭就起。根據美國駐華使領館的消息，今年不但中國留學生申請赴美創新高，而且高峰提前兩個月到來。從四月起，駐華使領館門前就被年輕的學生排起了長龍。這批九十年代後出生的孩子們懷揣着各樣的夢想和父母的厚望，以及「不差錢」的實力：「小標題是「出手闊綽」、「追求學業」、「娛樂購物」、「感性消費」、「依賴網絡」、「基礎較弱」。這代表了感懷新一代留學生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感慨。

近期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的文章中也有涉及這一問題的內容。六月三日更有一長篇專論，跟上週報道有呼應。歸納起來，(一)外國學生增加了，來自中國的增加更快。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全美來自外國的大學生二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人，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達二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一人，增加百分之十三；其中來自中國的，則從八萬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增加到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八人，增幅百分之五十七。(二)來自外國的本科生增加極快。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本科的國際學生六百零五人，今年增為一千六百五十五人。開始打破國際學生鑽研高科技為目的的傳統。(三)中國來的學生，由家長支付學費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時，政府資助的也多了。我看這個數字雖不全面，但也部分反映了《僑報》報道的「不差錢」情況；由政府資助的，則應該都是來進修的訪問學者，這反映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好事。

## 東西走廊

世界各國人民怎麼消費糧食，稱得上五花八門，妙用無窮。

有的整粒蒸煮，就成了各式乾飯、水飯、撈飯、泡飯、稀飯；有的則磨成粉末，可以烤麵包、餅乾、蛋糕、薄餅，可以蒸包子、饅頭、窩頭，可以包饅頭、餃子、ravioli(意大利餃子)，可以做麵條、麵餅、麵疙瘩；還有製作飲料，從墨西哥人愛喝的玉米汁，中國南方口味清淡的米酒到北方烈火般的高粱酒、二鍋頭，總有人挖空心思，勇於探索。以前讀到一篇小文，比較愛吃乾飯和愛吃稀飯的個性。作者說，前者銳意進取，後者開通自得。

此論是否靠譜，還有待研究考證。不過，有日本公司招聘人員時的一項標準就是看應聘者吃煮得乾硬的米飯速度如何。而腸胃不好的，總也有中醫介紹養生方子，各色藥膳中，粥最養胃健脾。我喝粥倒不是為健身，更多是為它吃起來那種踏實、熨貼的滋味。

粵菜中雞粥、魚粥或者更高級的乾貝魚翅也可燉為粥品，但我愛吃的還是清水芙蓉、不事雕飾的清粥，寒冬盛夏尤為相宜。寒冬臘月，窗外北風呼嘯，屋裡灶上煮一鍋八寶粥，香氣四溢，春深似海。吃下去好像胃裡每個角落都被周到地招呼過了。

讓人有滿足感卻不會覺得大撐，真是幸福安樂的滋味。古代的窮文人常斷炊，從朋友那裡借到了一點米，只有煮成稀飯，方能飽飽全家的肚子。陶淵明寫過去鄰家乞米的詩。范仲淹小時家貧，每天劃粥而食，苦讀不輟。

曹雪芹據說有時窮得只能學家喝粥吃鹹菜，再去繞牆牆跑幾圈，暖暖身子。而鄭板橋一本正經地推薦過，人生一大樂事，就是冬暖洋洋地喝了幾碗粥，在炕上歪着曬太陽。

看來他也是餓過肚子的人。夏日炎炎，冒着酷暑在菜市場擠擠挨挨、回家還要炒炒爆爆地做中國菜令人生畏。高溫也讓人胃口受到影響，濃油赤醬的大魚大肉根本無人問津。此時煮一鍋清粥，弄上幾個可以久放的粥菜，每日稀裡呼嚕地灌下一大碗，倒也消暑開胃，皆大歡喜。普通的白粥就很討喜。因為粥本來就是給粥菜提供一個背景、一個舞台，簡單質樸的反倒效果更好。小時候吃過西瓜皮做的粥菜。

就是西瓜吃完之後，挖去內瓢，刮不刮外皮則隨便。有的人家把瓜皮洗淨切塊，抹鹽放在日光下曝曬，等它們收乾縮小成了瓜皮乾，就可以收起來做菜。也有把外面的綠色瓜皮刮乾淨，切成小丁，入醬油下鍋炒，端出來也是好小菜。

現在好像沒有人有雅興收拾瓜皮了。我家夏天的粥菜一般是三種：蘿蔔乾、鹹菜、醬。母親考究，這些都是買回原材料之後再加工的。蘿蔔乾買的是常州品牌「春不老」，確實比一般的更為香脆，上頭還撒了黑芝麻。母親把它們切成小丁，和新鮮大豆(「毛豆」)一起加作料炒熟。醬買的是「甜麵醬」，再加五香豆乾丁和麵粉重新做過，有時還加豬肉丁，不過天熱時以素醬為主。粥菜大都偏鹹，但夏天配粥極好。一是可以刺激食慾，二是可以補充汗水中流失的鹽分。怪不得本地方言中誇獎它們「川道」(「下飯」之意)。若嫌維生素不足，可以吃點生番茄和黃瓜。

總之，喝粥是高溫天省力降暑的妙法。古人說「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還可以在酷暑時苦中作樂，體味一下艱苦生活的情趣。用西醫的原理來說，粥是低脂肪，高纖維，富含各種植物蛋白和維生素的健康智慧型食品。用中醫的話來說，它滋陰補陽，利尿清腸，老少咸宜。

現代文明發達了，環境污染嚴重了，大家的健康意識也大大提高。過去富人吃得大魚大肉，如今我們卻唯獨青綠野菜雜糧。奢儉二字，真是變化莫測，奧妙無窮。

## 放棄的境界

洪鴻

在生活中，我們不僅要懂得收穫，也要學會放棄。人的一生總有所收穫。收穫有時在意料之中，有時在意料之外，但不論是哪種收穫，我們得到了希望得到的東西，情感也罷，利祿也罷，總會給我們帶來欣喜和歡樂，使我們在收穫中幸福、滿足。放棄遠比收穫困難。放棄無用的東西，我們毫不可惜；放棄有用的東西，或者是在兩可之間做出痛苦的選擇，選擇一方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另外一方，這種放棄不僅艱難，而且痛苦。但是，我們必須學會放棄，在放棄中成長、成熟。

父母在，不遠遊，這是古訓。但為了事業，為了夢想，我們有時不得不離家遠去，在外漂泊。在實現理想與盡孝之間，在事業與親情之間，在前途

與感情之間，有時我們必須做出無奈的選擇，必須有所放棄。人生一世，但求興致所至。問題是，目前我們所住的城市，所上的學校，所讀的專業，所從事的工作，也許都不是我們自己所滿意或感興趣的。更何況，有許多事情，在我們還不懂得如何選擇或者沒有能力選擇時就已經確定，選擇的權力不在我們。當我們懂得選擇或者需要選擇的時候，我們已經覺得欲罷不能。

放棄有時也很渺茫。我們所放棄的，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合適的。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身在局中，有時很難確定放棄的對象。但不論是一種什麼樣的放棄，既然放棄，就要無怨無悔。堅持走下去，就一定能夠到達另一處彼岸。其後得到的，或許就是另一種精神和生活的家園。生活是一天一天的積累起來的。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肩負沉重的擔子。有時，放棄就是一種更新，就是一種釋放和解放。從一時來看，放棄是失去，但從長遠來看，或許這一次的放棄就能夠成就下一次的擁有。

有些人，生活的目標定得過高，常因為不能得到而憂心忡忡。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放棄一些虛無的東西而面對現實呢？事業的目標定得過高，會因為不能實現而愁眉苦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放棄一些盲目的追求而實事求是呢？愛情的目標定得過高，會因為羨慕別人而生活在後悔和嘆息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降低標準，找個能夠實實在在陪你過日子的人呢？

只有收穫而沒有放棄，必然導致負重難行。其實，生活的過程就是不斷收穫和不斷放棄的過程。收穫是為放棄，放棄是為更好地收穫，更是一種聰慧明智的境界。

昔日，「父母在，不遠遊」，如今，「孩子鬧世界，父母跟著「漂」。隨着城市化加快和人口流動加速，內地越來越多年輕人到外地工作，而眾多父母也隨兒女遷居，成為「漂族老人」，或稱「留守老人」。前不久，內地某社會調查中心對三千多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九成八的人表示身邊存在「老年漂」，其中六成三的人表示「老年漂」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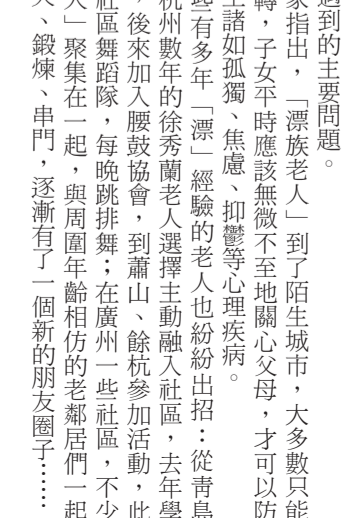
「老年漂」的出現，與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密不可分。異於西方父母的放養式教育，在內地，即便兒女已經構建三口之家，許多父母依然覺得應該繼續照顧孩子，至少為孩子排憂解難；加上現在內地獨生子女居多，能和兒孫一起生活是老年人的美好願望，所以內地有不少老人願意背井離鄉，跟着兒女「漂」。

年逾七十的劉大媽來自黑龍江，她的女兒是北京外企高管，平時工作十分繁忙，她的女兒兒打點家務和照顧年幼的孫子，她和她老伴則到北京，與女兒同住。在一個高檔社區內，每天早上，老伴負責送孫子去學校，劉大媽則在家裡做家務，然後老兩口一起買菜，回家做飯。劉大媽衣着樸素，與老兩口一起買菜，被社區保安認作保姆，對此老人卻毫不介意：「咱幹的都是保姆的活嘛！」

有調查顯示，老人「漂」的原因，八成三的人認為是為了「幫子女帶小孩」，而認為「照顧子女生活」的人數則佔六成。劉大媽家，鄉音不改。老人從熟悉的家鄉「漂」到陌生城市，各種問題也紛沓而來。來自浙江諸暨的范阿姨到杭州已一年，但始終融不入杭州的生活，這讓她十分焦急，她喜歡跳交誼舞，以前在老家有固定的活動圈子，而如今人生地不熟，既忙於照顧小孫子，又缺乏熟悉的舞伴，每當看到電視出現交誼舞的畫面，她總是心癢癢的，卻只能感嘆「沒什麼機會跳舞了」。為照顧孫子，「漂」到上海已有四、五年的馬阿嬤，去年年底起感覺心臟很不舒服，看病時醫生說需要做全身檢查，但馬阿嬤堅決不肯，因為她的醫療保險不在上海，如在湖南衡陽的張阿姨，由於要照顧去年剛出生的孫子，與在老家照顧另外一個孫子的老伴分開，「漂」到廣州，時間久了，總思戀老伴……

此外，「與子女生活適應」等等也是「漂族老人」遇到的主要問題。有專家指出，「漂族老人」到了陌生城市，大多數只能圍着子女轉，子女平時應該無微不至地關心父母，才可以防止老人產生孤獨、焦慮、抑鬱等心理疾病。而一些有多年「漂」經驗的老人也紛紛出招：從青島「漂」到杭州數年的徐秀蘭老人選擇主動融入社區，去年學會打腰鼓，後來加入腰鼓協會，到蕭山、餘杭參加活動，此外還參加社區舞蹈隊，每晚跳排舞；在廣州一些社區，不少「漂族老人」聚集在一起，與同齡人相仿的老鄰居們一起買菜、聊天、鍛煉、串門，逐漸有了一個新的朋友圈子……

神州老人「漂」生活 行平



繽紛華夏

# 吉爾特

方元

在上海「浦江飯店」看到一個有趣的風景：大堂的男服務員穿着一條水桶形、長至小腿的紅色方格裙。我是非非地跑過去對服務員說，他穿的是女式裙子。但服務員用十分肯定的口語告訴我，這是英國蘇格蘭男子的傳統服裝。

蘇格蘭裙子其實有男女之別。這與中國傳統服裝的道理一樣，男士的長袍和女士的旗袍雖然都是長衫，但剪裁的方式不同，因而有男女之別。在蘇格蘭，女士穿的叫作 Skirt (裙子)，男士穿的叫作 Kilt，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詞典中譯作「蘇格蘭褶襠短裙」。這個長長的譯文不僅囉嗦，而且使人容易將它與女裙混淆。其實，它是由男子的大披風演變而成的，剪裁和穿著的方式與女子的裙子迥然不同。

蘇格蘭人不但會稱之為「褶」，而且傳統上婦女不可以穿 Kilt。對於這種獨特的民族服裝，我認為用音譯更好，就叫它「吉爾特」。

蘇格蘭裙子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不是英國文化參贊，而是「笑星」小瀟陽。在北京央視春晚的小品節目中，小瀟陽搞笑地穿着蘇格蘭花格裙，自稱「純爺們」，使他和蘇格蘭裙子一夜成名。實際上，小瀟陽和「浦江飯店」服務員穿的都是女式裙子，而不是男子應該穿的「吉爾特」。試想，倘若一個英國「純爺們」把旗袍當作長袍穿上，取笑中國的傳統文化，或者他無知地堅持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化，我們會覺得可笑嗎？如果我們誤解、曲解了別

人的文化，那麼可笑的是我們，還是別人？「浦江飯店」有不少歐美客人，他們一定能看出服務員穿的不是正宗的「吉爾特」，而是「中國特色的蘇格蘭裙子」。但奇怪的是，竟沒有人點破。「浦江飯店」原名「禮查飯店」，由蘇格蘭人創辦，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是上海最老牌的英式飯店。即使飯店總經理不熟悉飯店的歷史，但倘若查過詞典，他至少能知道「蘇格蘭褶襠短裙」應該有褶，而不是一條「水桶」。

上海作為中國最西化、最國際化、文化水準最高、資訊最發達的城市，要搞清楚一條裙子的來歷當然不是難題。問題是，儘管我們對高科技技術精益求精，但對外來文化卻只求一知半解。小到一條裙子，大到一座建築，誤解、曲解別國文化的現象俯拾即是。有時，對別人的誤解並非因為我們無知，而是出於傲慢和偏見。

為什麼要尊重民族服裝？因為它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身份。講到這一點，不能不提「吉爾特」的一段悲情歷史。蘇格蘭分為高地、低地和山地三個地區。「吉爾特」是高地人的傳統服裝。一七四五年前，高地人組織軍隊支持流亡的斯圖亞特王室，企圖推翻在位的漢諾威王朝。失敗之後，處死的處死，坐監的坐監，高地的民族服裝也被全面禁止穿戴。

這個服裝禁令比打敗仗更令蘇格蘭人心痛，它等於剝奪了高地人的民族身份，深深傷害了他們的民族自尊。這場戰爭給高地文化帶來毀滅性打擊，「吉爾



蘇格蘭小風笛手 (攝影) 方元

## 文化什錦

李北陵

# 「京城最強大人文書店」緣何衰敗

被譽為「京城最強大人文書店」、「北京的文化地標之一」的「風入松」書店，自今年六月二日「設備整修」為由貼出歇業告示後，至今未恢復營業。一個傳言由此引起人們紛紛求證：「風入松關門了？」

記者採訪發現，這個地處北京北大南門外資源西樓一地下室內的精品書店，偌大的書海如今已然消失，而面臨要麼關門大吉，一去了之，要麼歇業搬遷，等待東山再起的命運。

「風入松」怎麼了？有作家稱，是因為實體書店「拚不過過客玩不過嗜嗜」。是在有更强價格競爭力的網絡書商持續開展的價格戰下，作為實體書店傑出代表的「風入松」節節敗退，銷售量不斷下滑，以致承受不起面積八百六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高昂租金。於是，曾經風光的「風入松」逃不出與此前眾多實體書店一樣的生與死的抉擇。

關門，不忍不能不甘，「風入松」總經理王洪彬一言說得動情，「這是花十五年建立起來的招牌，如果在我這裡丟掉了，我就是「歷史罪人」，這比我欠一百萬、二百萬還不上還嚴重。」

搬離，卻又非但難尋理想的新址，實踐「以品牌開展項目，以項目養活書店」的轉型發展經營模式，也難免丟掉區位優勢、失去老客戶老讀者的風險，「東山再起」難免成為空談。

實體書店「風入松」陷於難生也難死的窘境地，引人唏噓。但這其實不是什麼意外事。在此之前，包括京城在內的眾多城市中原本處處可見的實體書店早已逐個倒閉，著名的北京「第三極」書局、廣州三聯書店關張時不也曾引起公眾扼腕長嘆？以讓讀者「心在書海和茶香中肆意棲居」為追求的「風入松」，不過是咬著牙過幾樣日子。想想看，在浮躁成風的當下中國內地，圖書越來越貴，讀書人越來越少，電子閱讀、圖像閱讀、音頻閱讀成風，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漸漸被冷落，傳統的紙質書已不再獨佔市場，實體書店的紙質書焉能與風頭正勁的「黑莓」和 iPhone 等智能手機或專業電子閱讀器閱讀的電子書較量？

再說，網絡書店利用網絡的虛化、監管的缺位，不憚觸犯《反不正當競爭法》，大開損人未利己的價格戰，以低於成本價的打折來爭奪讀者，又豈是遭到商業化浪潮和網絡書店挑戰雙重夾擊卻經營乏術的實體書店所想為敢為能為的？

我堅持認為，「風入松」今日面臨的尷尬，只是個個案，不意味著實體書店的末日。就因為，閱讀是人間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紙質書閱讀方便與溫馨體驗的優點是電子閱讀無法代替的，熱熱一時的「黑莓」和 iPhone 電子閱讀器閱讀所有時髦的東西一樣，未必能夠一統天下；就因為，讀書是人們不可缺少的需求，浮躁風之後必是閱讀時代的來臨，而實體書店可以提供良好的購書體驗，一個輕易獲得文化產品的渠道，這是網絡書店沒法比的。不然，為什麼在一些實體書店關張消失之際，一些新的書店卻又在不斷進入市場？

更何況，網絡書店的優勢只是相對的，網絡維護、圖書進購和儲存、圖書配送一樣需要龐大的開支，網絡書店的低價促銷既損害自己的投資收益和經營環境，也造成整個出版業的惡性循環，絕難長久。

國外文化發達國家實體書店在城市中遍佈的現實，讓人確信：中國內地實體書店適時轉型發展、改善經營模式，必將重現生機，與網絡書店一起進退。

昔日，「父母在，不遠遊」，如今，「孩子鬧世界，父母跟著「漂」。隨着城市化加快和人口流動加速，內地越來越多年輕人到外地工作，而眾多父母也隨兒女遷居，成為「漂族老人」，或稱「留守老人」。前不久，內地某社會調查中心對三千多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九成八的人表示身邊存在「老年漂」，其中六成三的人表示「老年漂」常見。

「老年漂」的出現，與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密不可分。異於西方父母的放養式教育，在內地，即便兒女已經構建三口之家，許多父母依然覺得應該繼續照顧孩子，至少為孩子排憂解難；加上現在內地獨生子女居多，能和兒孫一起生活是老年人的美好願望，所以內地有不少老人願意背井離鄉，跟着兒女「漂」。

年逾七十的劉大媽來自黑龍江，她的女兒是北京外企高管，平時工作十分繁忙，她的女兒兒打點家務和照顧年幼的孫子，她和她老伴則到北京，與女兒同住。在一個高檔社區內，每天早上，老伴負責送孫子去學校，劉大媽則在家裡做家務，然後老兩口一起買菜，回家做飯。劉大媽衣着樸素，與老兩口一起買菜，被社區保安認作保姆，對此老人卻毫不介意：「咱幹的都是保姆的活嘛！」

有調查顯示，老人「漂」的原因，八成三的人認為是為了「幫子女帶小孩」，而認為「照顧子女生活」的人數則佔六成。劉大媽家，鄉音不改。老人從熟悉的家鄉「漂」到陌生城市，各種問題也紛沓而來。來自浙江諸暨的范阿姨到杭州已一年，但始終融不入杭州的生活，這讓她十分焦急，她喜歡跳交誼舞，以前在老家有固定的活動圈子，而如今人生地不熟，既忙於照顧小孫子，又缺乏熟悉的舞伴，每當看到電視出現交誼舞的畫面，她總是心癢癢的，卻只能感嘆「沒什麼機會跳舞了」。為照顧孫子，「漂」到上海已有四、五年的馬阿嬤，去年年底起感覺心臟很不舒服，看病時醫生說需要做全身檢查，但馬阿嬤堅決不肯，因為她的醫療保險不在上海，如在湖南衡陽的張阿姨，由於要照顧去年剛出生的孫子，與在老家照顧另外一個孫子的老伴分開，「漂」到廣州，時間久了，總思戀老伴……

此外，「與子女生活適應」等等也是「漂族老人」遇到的主要問題。有專家指出，「漂族老人」到了陌生城市，大多數只能圍着子女轉，子女平時應該無微不至地關心父母，才可以防止老人產生孤獨、焦慮、抑鬱等心理疾病。而一些有多年「漂」經驗的老人也紛紛出招：從青島「漂」到杭州數年的徐秀蘭老人選擇主動融入社區，去年學會打腰鼓，後來加入腰鼓協會，到蕭山、餘杭參加活動，此外還參加社區舞蹈隊，每晚跳排舞；在廣州一些社區，不少「漂族老人」聚集在一起，與同齡人相仿的老鄰居們一起買菜、聊天、鍛煉、串門，逐漸有了一個新的朋友圈子……

神州老人「漂」生活 行平



繽紛華夏